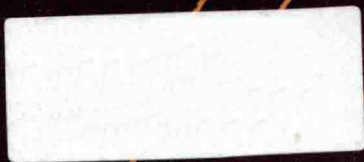


使我們豐富的貧人



使我們豐富的貧人

1. 蘇格拉底 (Socrates)

紀元前第五世紀時，雅典城正當她全盛的時代。她的雕刻家、藝術家、詩家、哲學家，都在使她文化的聲名，蒸蒸日上——聲名如此之大，乃至二千五百年以後，一說到雅典，人便聯想到智慧和美麗。在上古時，別處的學校，總不能與雅典的學校相比擬。街頭行人，紛紛往來，中間有一個怪人，他的面貌，他的生活狀態，和他周圍的人生，迥然相異。這怪人便是蘇格拉底。紀元前四百七十年，他生於雅典，他是石匠的兒子，他自己也有多少時候做過石匠。希臘人是崇尚美麗的，講到崇高美麗，別的民族，從沒有比得上希臘人，但是，據說，蘇格拉底却完全說不上美；歷史家大都說，他是非常醜陋。

在不列顛博物館中，有他一個頭部的雕像，看雕像，他似乎真說不上美。他的頭是

方方的，面是扁扁的，不規則的，目是細小的，眇視的，他的全部面貌，差不多有些古怪。但是當時全雅典的人，却沒有人能及得上他，只有他，最被後來的人們所愛慕，所欽仰。

人們所深切愛慕的東西，他大都不很放在心上；財富、名譽、和世上的虛榮，他看得了然。他生活的是簡陋的生活，他穿着的是破碎的衣服。一件大褂，他冬天穿，夏天也穿。他在街上行走，腳是赤的。人家勸他設法增加收入，他說，他可以量入爲出，不管他收入是多麼的小。

那時候，人家打我，我還打，人家辱罵我，我用野蠻的手段作報復，這樣做，倒算是好漢的；他却不是如此，人家待他壞，他待人家好。他心中絕沒有絲毫悲傷、怨恨、和惡意。他大膽地非斥當時的邪惡，即使明知這樣做了，有多少權勢震耀一時的人們，決不會饒恕他，他也不怕。當他面對着掌握他生命的人們之時，他還像風平浪靜的海面一般，安恬，不起微波。

雅典城中，在市場和公會地方，常有許多能言舌辯的人。這些人，現在所謂詭辯家，他們獲得智慧的名聲，其實完全不配。他們所講的，都是些沒有意義的空話。蘇格拉底每看見了一羣人，便要挨身進去，發種種問題。他探求真理，他揭穿當時許多的信仰，顯出它們不過是些迷信。

任何人，祇要誠心，他都肯同他講。在他全部會話中間，他祇有一個目的，祇有一個——便是尋求真理，顯出無謂迷信的愚蠢，虛假的邪惡。他相信，人們倘若知道真理，他們必定願意服從真理。他說，他聽見他靈性中有一個聲音在催促他，他覺得這聲音，確是神的聲音。

有許多人嘲笑他，也有許多人憎恨他，雖然如此，他堅強純潔的人格，却自有一種照徹的力量，這種力量，無異是在說話，許多雅典青年，都特別感覺到他的教訓和生活，有非常動人之處。他們聽見他竭力希求豪義有德的生活，深受刺激，他講的時候，聽客總不會少。『他們的興味漸漸地喚起了，他們的注意漸漸地集中了，他們的心乃跳得

更快，他們的眼乃熱淚模糊，他們心靈深處，乃被這位魔術家的聲音感動了，震徹了。『雅典到了一個變化的時期。多少世代以來，雅典人一向以稗官爲信史，以神話爲信經，稗官神話所講的，無非是無數神靈所幹的奇異作爲。

有思想的人，覺得這些神話，很難相信。蘇格拉底似乎也像當時的人們一樣，也相信許多神靈，但是他却以爲有許多故事，都是迷信。『他相信全人類的神，宇宙的創造者。他相信禱告，但是他不肯求神滿足他的需要，他祇求神將最好的給他。有一段很美麗的描寫，描寫的是：有一天下午，他和他朋友費德露司 (Phaedrus) 一同坐在陽光中。斜陽將落，他們將要立起來走了，未走以前，蘇格拉底向那保護他們剛纔所休息的美麗地點的權力，作一番禱告，他並不問這權力究竟是什麼權力。他心坎中所發出來的禱告是如此：「可愛的牧神啊，住在這裏的一切衆神啊，懇求使我的靈魂美麗，使我所有的一切外面的東西，能與裏面的東西和協。懇求教我想念智慧，將它看做唯一的財富，賜我貨財，不多不少，恰恰要一個聖善的人所能處置或享樂的。」』

有人說過，由別人的口中傳達出來的上帝的聲音，人們都能聽出。在蘇格拉底，確是那麼樣。有許多萬想不到的人，都能受他的吸引。中間有一位莽撞的軍人，也是軍官，名叫亞西皮亞慈 (Alcibiades)。這位無畏的軍人，是雅典人民所很欽佩的，然而他放縱佚樂的生活，却也是人人嘴邊所常講的事。他的生活，與蘇格拉底絕然相反，但是，奇怪，他倒自己覺得很受蘇格拉底的吸引。英國新聞學家 米亞梭先生 (Arthur Mee) 這樣寫着：

『看這樣兩位不能配對的人合在一起，真是一種奇異的景象！亞西皮亞慈樣子好看，做不出好事來，蘇格拉底面貌不揚，一身襤褸的衣服。但是蘇格拉底自有他的魔力，能吸引一切人們歸向他。亞西皮亞慈說，「一聽到他的話，我的心，便奮興得撲撲地跳動。祇要他一說，眼淚便紛紛流下。比黎革爾慈 (Pericles) 從沒有能這樣的感動過我，他祇使得我思維，想我一天這麼樣，一天不改，我便是一天白活，不值得活。因此，我聽見他在說我，沒有別的辦法，祇有塞住我的兩耳，不聽他的妖歌，急急逃命，免得坐

在他腳邊，漸漸變成衰老。人家以爲我決不會有羞惡之心，萬料不到我在蘇格拉底面前，却覺得非常羞愧。」』

沒有怕懼地直斥邪惡，像蘇格拉底那麼樣，要不碰到人們與他爲難，原不是意料中的事。五百年之後，猶太的領袖們被耶穌的生活和教訓，激得怒氣沖天，同樣，五百年之前，在雅典，先是統治階級，後來是平民，都對着蘇格拉底發怒，蘇格拉底的問題，他們不能回答，蘇格拉底的生活，對於他們，無異是一種責備，因此，他們恨他。蘇格拉底的朋友們，願意他說話時候，小心一些，不要衝撞領袖人們，但是，蘇格拉底却絕不肯與邪惡或迷信作妥協。

於是到了一天，這樣的一道告示在雅典張貼起來了：『蘇格拉底身罹重典：第一，因爲不崇拜全城所崇拜的衆神，乃引舉他自己的新神；第二，因爲貽害青年。應處死刑。』

在那一天上，全雅典人心恐慌。蘇格拉底已經七十多歲了。他在那個偉人輩出的城

中，超然傑出，也已經有五十年了。沒有人指得出他做了什麼壞事。他終身是一位熱心的、和氣的、真理之尋求者。全雅典找不出比他更純粹的人。但是，他也未必是一定處死，祇要答應一聲，不再行教，他便能重享自由。他不肯。他挺身去受審判，同城百姓去看審的，有五百五十七人。

蘇格拉底爲他自己申辯，言詞非常流麗。他這篇言詞，非但是申辯，也可以算得是一番講演。全篇並沒有絲毫求宥的口氣。裁判官們倘若希望他俯首乞憐，爲自己的生命辯護，那是他們失望了。倘若要教他停止行教，纔寬宥他，他並不要接受這樣的寬宥，這是他親口對他們說的。

少數裁判官——祇有五六人——定了蘇格拉底的罪。照習慣，他應當自己說，怎樣罰法，纔是公平。他第二次挺身對着他們；這時候，他已經不是自由人，已經定了罪，去判決死刑的時候不遠了。他並不怕懼，泰然的回答說，人家本應承認他爲一位有功大衆的人，給他終身恩養；但是，沒有恩養，他就出一筆小小的罰金吧。全庭的官長，都

嗤之以鼻。他便被定了死罪。

他接受了判決。裁判官們雖然判他死刑，可沒有佔到多大便宜。他對他們說一番離別的話，這番話，將永遠不會被人忘記。他年紀很大了，不多幾年，原來也要壽終了。他說：『列位裁判官啊，想到死，務要好好的喜樂，務要知道，一個好人，沒有什麼邪惡，能拿他怎麼樣，生死是一樣的。我並不怨恨控告我的人，也不怨恨你們，將我定罪的人。分離的時候近了，我們各走各的路，我去死，你們去活。那一樣好，祇有上帝知道。』

爲了一件希奇的事情，他的死期延遲了。有一隻聖船，已經開駛出去，趕達洛司(Delos)的節期。法律上規定，這隻船開駛出去的時候，不能執行刑戮，所以，蘇格拉底又監居了三十天，足上繫着腳鏈，朋友們圍着他。其中有一位年輕的柏拉圖(Plato)，他曾傳下來蘇格拉底的語錄，記着蘇格拉底的話——說得如此鎮靜，如此勇敢——這語錄，竟使這位雅典大師，永垂不朽，後人想到他，無不以爲他是歷史上有數幾位最純

粹、最高尚、的人們中間之一位。

友人克黎圖 (Critho) 勸蘇格拉底逃走。朋友們備了許多錢，正在等着，獄卒是可以賄賂的，一切都佈置好了。蘇格拉底却不肯遵照朋友們所定當的計畫去做。他說，他一生勸人遵守法律；自己怎能爲了怕死，破壞法律？

於是，有一天早晨，在黎明之前，克黎圖喚醒蘇格拉底。開回雅典的聖船，已看得見了。蘇格拉底很鎮靜地吩咐如何處置他所遺下的小家私。明天便是他最後在世的一天。傍晚時，獄卒含着滿眶眼淚，將他所應喝的茵蔯遞給他。他接住了，喝完了，照獄卒的話，來回走着。

腓登 (Phaedon) 也是在場的一個人，他描寫當時的景象，說：『我自己忍抑不住，眼淚紛紛下落，因此，我掩了面，我決不是爲他哭，乃是想到要失掉這樣的一個同伴而哭。當時我真不能相信，我是在送一位朋友的終，所以，我並不可憐他。他死的時候，舉動言語，這樣高尚，面上竟有蒙福的神氣。我想，他到另一世界去的時候，決不會沒

有一聲神的喚召，到了那裏，倘若有人快樂過，他也一定快樂。」

毒藥發動了，蘇格拉底再不能行走了，他乃靜靜地躺下來等死。朋友們問他最後的一個問題：『你的屍體，怎樣處置？』『隨你們好了，』垂死的蘇格拉底奄奄的說，祇是你們不要設想屍體便是我。」

11. 巴路治·斯畢努茶 (Baruch Spinoza)

巴路治·斯畢努茶，一六三二年十一月十四日生於安司道坦 (Amsterdam)。他的父母是猶太人。值西班牙重大的逼迫，他的父母乃同了許多同族人，逃到紐叙蘭避難。安司道坦地方，有一個女人欠他父親的錢。有一天，父親叫年輕的斯畢努茶去討。他走到女人的屋裏，看見她正在誦讀聖經。她做個手勢，請他坐下來，直等到她讀完聖經，做完禱告。斯畢努茶說了自己的來由；女人便數好了錢幣，交給他，同時說，她希望他不要離棄摩西的律法，大起來成爲一個好人，像他的父親。她要替他將錢幣放在他帶來的口袋裏，但是，他却想最好先數一數。他數的時候，瞥見她使了一下狡詭的伎倆，將兩個錢幣從桌縫間滑了下去，她希望可以因此騙過這小孩子。年輕的斯畢努茶永沒有忘記那一次經驗，他一生一世，是一個很恭敬的人，他所頂看不起的，便是偽善。

在童年時，斯畢努茶已經很能思想，對於宗教的事，深深地感到興味。十五歲之前，他便發覺了經典和猶太的宗教中，有許多困難之處，沒有人能回答得使他滿意。只要

有一位和藹而富於同情的教師，或許便能多多的幫助他，但是，在那時候，所謂『拉比』和別的領袖們，都是非常頑固的，都痛恨着他所發的問題。

朋友們一個一個的離開他。他們不歡喜他所發的問題，也回答不出來。會堂禮拜，斯畢努茶難得參加，不久，他連去都不去了。會堂領袖們，妒火大熾。有兩位，也算所謂朋友的，去看他，要他解釋他自己的處境，他本着他天性原來的率真坦白，一三三說了出來。這些人將他的話報告上去，他們自己還加上些油，加上些醬，也未可知。很快地議論他的流言四起。他的敵人們這樣的恨他，他們竟要定他的罪，將他驅逐出會堂，連機會都不給他一個。雖然，後來，他究竟被召，去面見有權柄的人們去了。

他覺得他自己良心上沒有什麼說不過去的地方，他意氣揚揚地到會堂裏面去，立在裁判官們的面前。他被控告的，是衆罪中間最最可怕的罪，便是蔑棄律法，裁判官給他一個機會，令他爲自己別白，他不承認自己有罪，但是，他竭力解釋，說，他以爲經典中間有許多地方，不應當照着許多宗教領袖的解釋來援引，他解釋的時候，裁判官們大

大的動怒，處他『逐出會堂』的罪，在一六五六年七月二十七日上執行。

固執的裁判官們，他們這次的判決，其實是十分嚴酷的，因為逐出了會堂，便沒有一個猶太人，在任何情境之下，可以幫他忙；誰去理他，誰就要受到同樣的處分。猶太人對於被逐出會堂的人，感情如何恨毒，只要看下面一節，便可以明白：

『讓他（斯畢努茶）日間受詛咒，夜裏受詛咒；讓他臨睡時受詛咒，起身時受詛咒；讓他出去時受詛咒，回來時受詛咒。願上主永不饒恕他，永不承認他。願上主的忿怒和惡感，從此向他焚燒：將律典中所載着的詛咒，完全堆壓在他身上，將他的名字，從青天下面塗抹去了。願上主因為他邪惡，擯他於以色列全族之外，將律典所載，太空中所有的詛咒，完全擱在他的身上。……男女人等，當一體懷遵：不准與斯畢努茶有任何口頭或書信上的來往：不准向他有任幫忙；不准與他住在同一的屋頂之下；不准接近他，至四尺之距離；不准誦讀他所口述或寫作的文件。』

斯畢努茶很鎮靜地接受了這種怕人的判決。他知道，終他的餘生，他將要與親戚朋

友，永遠隔離，他將要遭他們仇恨、嘲笑、和逼迫。雖然，他還保持着他鎮靜的氣質，柔和的態度，這種氣質，這種態度，乃使恨他的人，更加惱怒。一種卑劣的襲擊，向他臨到，要致他於死命，有一個人，用了一把短劍，竭力要殺死他。斯畢努茶於是覺得沒有什麼保護，是不能安全的了。他找到了一個很有學問的荷蘭醫生的家。這荷蘭醫生，名叫芳濟萬鄧恩德 (Francis Van den Ende)；他教着許多學生，非常順手。他看顧斯畢努茶，接他到自己家裏去住，不要他別的報酬，祇要他有時幫他教教學生。

猶太人都有一種營生，斯畢努茶也是如此，他變成了一位製造顯微鏡望遠鏡鏡頭的專家。他的技藝，遠超別人，他那時手製的出品，到現在還有保存着的。雖然，論他所最擅長，他却是一位哲學家，他尋求真理，非常熱心，往往窮日累月，埋頭研求，不出斗室一步。他化費時光，如此的深思窮究，結果，他竟變成了當時許多最有勢力的哲學家之一。有許多安司道坦的青年，大半是研究醫學或神學的學生，都奉他為領袖。他並不因為辯論本身的緣故喜歡辯論，他天然有着一種柔和的、可愛的脾氣；但是，

遇到像他自己一樣尋求真理的人，他常熱心的去幫助他們。

考他這時候的事蹟，可以看出他一天生活，不過化費幾分錢。他的需要很少，講到奢侈生活，他無論那一樣，都不愛好。像他那樣不在乎錢財的人，是少有的。他有一個知己朋友，叫做西門德無萊慈 (Simon de Vries) 的，要送他一千塊錢。斯畢努茶委婉的全部推却了。他說『大自然有了些細，便滿足了，大自然滿足了，同樣，我也滿足了。』不久，到了這位朋友臨終之頃，他既無妻室，又無兒女，他要將所有的盡給斯畢努茶，因為他與他的兄弟，是十分落漠的。斯畢努茶竭力勸他不要這樣做，後來那位朋友聽了他的話，將全部財產交給了他的兄弟。在遺囑中寫定一句話，說斯畢努茶每年應得二百五十元贍養。斯畢努茶本來連這個都不肯接受，但是，最後，他沒有法子，祇得答應了接受一百五十元的贍養，是每年支取的。

斯畢努茶如何不在乎錢財，更覺是顯着了。法皇路易第十四要送他一筆比較很大的贍養，條件不過是要他將下一本書奉獻給他。這個，斯畢努茶恭敬地，但是也堅決地辭

謝了。幾年以後，海特爾堡 (Heidelberg) 大學要聘他做哲學教授。這個聘請，對他是十分禮貌隆重的，僅有的條件，祇是叫他不要教到任何足以喚起對於國教發生疑問的東西。斯畢努茶覺得他良心上不能答應這個條件。他雖然是一個很虔敬的人，但是他知道有許多關於國教的事，他不能贊成，他不能使自己隨便地作妥協，接受這位置。他喜歡他自己的自由，寧可每天維持生活，祇用幾個銅子。

他相信，人們的一切罪惡，都是由無知而來，他深深覺得，倘若指點了他們正當的道路，他們一定會遵循的。便是那些追逐他，不絕地說他壞話，散布流言的人，也不能使他火冒，作忿怒的報復。他用着不息的耐心，受着長期的痛苦，要使他們知道，他所思想的，乃的真理。對於殘酷地傷損他的人，他從來不知道發洩劇急的怒氣。

雖然他被逐出了會堂，他却並沒有加入什麼別的宗派，他與一家虔誠的路得教徒 (Lutherans) 住在一起，他們純潔的虔誠，熱心的信仰，深深地印在他的心裏。他時常到他們的禮拜堂裏去，參加禮拜，並且對於一切他所看見、他所聽見的，不絕地表示他